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年止一

安皇帝乙

戊辰隆安二年

魏拓跋珪天興元年蘇恭容盛建平元年秦姚興皇初五年南燕慕容德元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十一年涼呂光蕭飛三年南涼秃髮烏

孤太初二年北涼段業神龜二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自鄴帥戶

四萬南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收其倉庫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

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改永康三年爲元年以統府

行帝制置百官以趙王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

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右僕射麟復謀反德殺之德字元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其臍中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號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號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覽羣史性清慎多才藝太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臣然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得見殿下昇天耳至是自鄴南徙至河而無舟楫魏兵垂至愀心惶懼議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夕流斯冰合遂于夜中南渡至且魏兵追至而冰復消若有神焉韓範曰光武渡滹沱河斯流自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蓋命所扶徵兆已見德大悅遂改黎陽津爲天橋建 庚子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

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
至鄴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爲尙書與左丞賈彝帥吏

兵五千人鎮鄴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

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

恆嶺恆山之嶺也在上曲陽西北卽馬關路晉書地理志謂之鴻上關沈括曰北

岳恆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湖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飛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雲冷寨北出卽馬關都自石門平介水鋪入解形梅回兩寨之隙至代州然沈括所謂代州乃雁門也自此亦可至魏之代都但恐非直道耳水經注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流逕藹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魏土地記代城西九里有平舒城此則古代城也珪恐己既去山東有變復置行臺於中

山命衛王儀鎮之以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邁爲尙書左僕射鎮勃

海之合口右將軍尹國督租於冀州聞珪將北還謀襲信都安南

將軍長孫嵩執國斬之

燕啓嵩還至龍城

去年十二月齊遣啓嵩南觀形勢至是始

遷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尙新

未可南征空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

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

澆洛水蓋卽饒樂水也與日水在今

營州北唐太宗時奚內附置饒樂都督府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

西上謂自中山取道而西歸雲代也 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卽日引還

辛酉魏主珪發中山徙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寶代博

陵勃海章武羣盜竝起

漢時章武城屬勃海平舒縣界晉武帝泰始元年置章武郡後爲郡隋廢屬益州入

平舒略陽公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賀賴虛性豪健

廣川縣前漢賜信都國後

漢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後分爲廣川郡恥居冀州刺史主輔之下稟輔殺之驅勅守

兵掠陽平頓耶諸郡南渡河奔南燕南燕王德以賴虛爲并州刺

史封廣甯王 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攻涼支陽鷁武允吾三

城克之

支屬允吾皆漢古縣屬金城郡屬武城當在二縣之間張

是分支屬屬武郡允吾蓋仍爲金城郡治所劉昫曰唐

蘭州真武縣漢枝陽縣

鄯州隄支縣漢允吾縣虜萬餘人而去 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

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爲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變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爲前軍司空農爲中軍寶爲後軍相去各一頓三十里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胤等因眾心之憚征役遂作亂凡徇兵皆更番迭上長上者不番代也唐官制體化執速骨幹長上歸德執執長上皆武散階九品長上之官尙矣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其遁隆子高陽王崇爲主殺樂浪威王宙中

牟熙公段諒及宗室諸王河閒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
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
宜小清澄不可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與騰
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
騰營亦潰寶農犇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
免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醮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
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疆宰相權輕立密樹腹心於外以
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一 吳都督江州及豫州
之四郡軍事用爲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魏王
珪如繁峙宮 繁峙縣屬屬門外魏築宮於此天平初置繁峙郡隋復爲縣唐屬代州 給新徙民田及
牛珪敗於白登山 晉道元曰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卽白登臺蓋南對周原卽白登山 見熊將數子

將如謂冠軍將軍于栗磾曰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對曰猷護人貴

若搏而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乎乃驅致珪前盡射而獲之珪願

謝之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珪攻晉陽中山有功拜散騎常侍

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此北秀容也爲爾朱榮亂魏張本爾朱榮傳云羽健之先世爲部落

傳帥居爾朱川因氏焉珪初以南秀容川原衍法欲令居之羽健

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旣在剡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墉更

遷遠地珪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噬泉

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噬泉 柔然數侵魏邊尚書中

兵郎李先請擊之魏主珪從之大破柔然而還 楊軌以其司馬

郭緯爲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靡禿烏髮孤遣其弟車騎將

軍儼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燕尚書頓邱王蘭

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畱守兵至少長樂

王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

餘人餘皆爲所驅脅莫有鬪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

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爲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翼以自全

得疑以農之忠

烈必不棄君以來自全所以出赴汗者汗時陰通速骨之謀農猶未知欲借汗之眾以爲城中外援也然出赴汗可也潛出者何曰賣之所恃者農告之必不得出卽得出速骨必知而壞爲之助故潛之也想汗之誘農其說必出於此故農從之而款意汗之奸謀竟以農與速骨此天之亡燕使然非農之失計也而作史者不能明其心以爲輩以自全免哉術故表而出之明旦速骨

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眾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

農素有忠節城名城中之眾恃以爲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

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與慕輿騰餘崇

張真李早趙恩等輕騎而走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

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嚴讓出力健等聞

之丁酉殺羅及農速骨卽爲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

亡犇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
制大赦遣使迎燕主寶及於薊城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
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何及不如南就范
陽王合眾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眾徐歸薊城亦未晚也
寶從之 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徙代聚眾叛
魏魏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 魏王珪召衛王儀入輔以略陽公
遵代鎮中山夏四月壬戌以征虜將軍穆崇爲太尉安南將軍長
孫嵩爲司徒 燕主寶從間道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
伏於河西河水自蓮花亭屈而東北流過黎陽縣南河之西岸爲黎陽界東岸爲滑臺界遣中黃門令趙
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寶以德爲司徒故稱之爲丞相卽時南征
至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王亟白丞相率迎鍾爾燕王德之

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德德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攝越民神之主故權順羣議以繫眾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甯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瞶出奔衛輒不納齊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爲陛下馳往謂之德流涕遣之流涕而遣之者欲使之殺實也護帥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實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

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管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爲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義君賓不偷生於莽世也

龔勝字君實事見三十德七卷王莽始建國三年

斬之寶遺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爲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爲似順意欲還龍城不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

建安城在行交之北乙連之南

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爲寶合眾盛亦勸寶宜

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允從僕射李阜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

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省縣屬建德郡隋唐併入營州柳城縣界宋白曰石城縣取帶石立如城以名之會汗遣

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欵寶以汗燕主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

必無他不待早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陁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爲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陁北拜謁已已者拜謁之禮罪從寶俱進穎陰烈公餘崇密

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附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卽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弑之年四十四初就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松二根生焉遼川無桑及慮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川之桑悉由吳

來廂終而桑死垂以吳王中興桑乃復生寶之將敗大風吹拔其
樹至是果被弑汗既弑寶仍諡之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
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
爲太尉加難爲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爲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
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
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
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
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
請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閉之由是汗兄
弟浸相嫌忌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騰救之纂改還段
業使沮渠蒙遜攻涼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涼王光之弟子也

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
爲臨池侯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 六月丙子魏王珪
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爲天子因以其國爲
天下號漢氏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無尺土
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爲號黃
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契始封於商皇甫
謫曰今上洛商是
也契孫相土居商邱自契至於成湯入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後
仲丁遷於囂河東甲居相祖乙居耿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從
先王居謂從帝也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
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左傳卜偃曰
魏大名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楊軌自
恃其眾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騰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宏鎮
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宏楊

軌曰呂宏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麴性福急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爲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宏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宏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逼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歎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粟纂西安城以其將賊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而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爲呂纂所破蒙遜懼業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爲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眾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

善駒

奇小豈非有假托其名欲爲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
大衆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於時龍城
自夏不雨至於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
於蘭加難蘭堤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率所部襲仇
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
仇讐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
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不殺李
阜術雙劉忠張素張眞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以爲腹心阜雙得
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戌饗將士
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於東宮與阜等共殺穆時軍未解
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

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真襲誅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
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率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爲大宗正
辛亥告於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
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
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王樂攝行統事諸王皆降
稱公以東陽公根爲尙書左僕射衛倫陽珍魯恭王騰爲尙書悅
眞爲侍中陽哲爲中書監張通爲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
諡竇曰惠閔皇帝廟號烈宗初太原王奇舉兵建安南北之人翕
然從之爾汗遣其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匹馬不返進屯乙連盛
旣誅汗命奇罷兵奇用丁零嚴生烏桓王龍之謀遂不受命甲寅
勒兵三萬餘人進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擊大破之執奇而還

斬其黨與百餘人賜奇死桓王之嗣遂絕羣臣固請上尊號盛弗

許 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

分至及臘

杜佑曰後魏都平城今雲中郡治雲中縣是今馬邑郡北平城即今郡隋爲雲內縣恆安鎮

桓元

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忌元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元爲督

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元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不

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

江州治尋陽在江南故云內地

而西府

北帶寇戎

晉以京口爲北府歷陽爲西府豫州治歷陽在江西故云北帶寇戎

不應使愉分督朝廷

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尙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

假朝威削弱方鎮懲艾前事爲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

之恭以爲然以告殷仲堪桓元仲堪元許之推恭爲盟主刻期同

趣京師時內外疑沮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絹爲書內箭箝中

薛字林曰

箭筈也。○奇音趕。又音果。又音可。

合鎔漆之

鎔箭也。

因夷楷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

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

戾曲也。乖也。斜。無。疑。楷。詐。爲。之。且。經。緯。不。相。持。故。斜。角。乖。曲。

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

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舉爲

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獻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

所投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

晉陽之甲豈可數與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道

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

矣

此必太元二十一年庾楷往難時事

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

乎

王恭以元舅之親風神簡貴志氣方嚴視庾楷跋如也故道子以爲陵侮楷

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

得志必以卿爲反覆之人安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況富貴

平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
恭不敢發

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

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

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以來誰敢復爲相

王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

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

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

道子時道爲太宰

子不知所爲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醕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

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

仲堪聞恭舉兵自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爲將悉

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元

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

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

猶悲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

佺期會祖準晉太常自漢至華七世有名德祖林少

有才望僅亂及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晉比王謝諸家爲佺期及

兄廣弟忠平從弟孜故皆巖曠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

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元奄至溢口

溢口

口也晉人於此築城置戍今其地在江州德化縣西一里

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元遣偏軍追

獲之燕以河閒公熙爲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平

原公元爲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爲左將軍張襄爲後將

軍竝賜姓慕容氏李旱爲中常侍輔國將軍衛雙爲前將軍張順

爲鎮西將軍昌黎尹張威爲右將軍皆封公乙亥燕步兵校尉

馬勒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崇弟東平公澄皆賜

死 甯朔將軍鄧啟方南陽太守閻邱羨將兵二萬擊南燕

燕自慕容

獲之敗北歸龍城慕容德稱號於滑臺故稱南燕以別之

與南燕中軍將軍法撫軍將軍和戰

於管城

魏收志滎陽郡京縣有管城故管叔邑也杜預曰在京縣東北

啟方等兵敗單騎走免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郡甸

宋白曰魏道武都平城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

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爲甸服

鑄徑術標道里平五權定五度較五量遣使循行

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九月辛卯加曾稽王道

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

兵討王恭譙王尙之將兵討庾楷 乙未燕以東陽公根爲尙書

令張通爲左僕射衛倫爲右僕射慕容蒙爲幽州刺史鎮肥如

己亥譙王尙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元會稽王道子以

尙之爲豫州刺史弟恢之爲驃騎司馬丹陽尹允之爲吳國內史

休之爲襄城太守

元帝渡江以丹陽春穀縣置襄城郡

各擁兵馬以爲己援乙巳桓

元大破官軍於白石

白石在巢縣界水經註謂江水導潁巢湖東左台清溪水謂之清溪口偶水又東左台白石山山水水發白石山西逕

李鵲城南西南注橋水

元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尙之退走恢之

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

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

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但以郢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

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卽以恭

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爲陳祿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

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爲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

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爲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

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

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與恭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其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濬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濬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眾中拜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爲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傲宣及其婿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照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憊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桓元至長塘湖

長塘湖在晉陵延陵縣杜佑曰在潤州金壇縣風土記爲陽羨縣有洮湖別名長塘湖單鐔曰長塘湖在義興西

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

倪塘在建康東北方山塘南倪氏築塘因爲名

恭臨刑

猶理須變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

皆死恭字孝伯清操過人且美姿儀或歎其形茂瀟灑如春月柳
當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與王
忱齊名相友恭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其坐六尺簟因
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卽舉所
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忱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
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尙書
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
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琬子妻裴氏
琬音曉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論
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寶莫不
反側道子甚愧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

每輟卷而歎然峭狹不宏且暗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而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嗟怨恭既誅朝廷卽以劉牢之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先是恭將起兵民間卽謠言云黃頭小人欲爲亂賴得金刀作藩扞恭字上黃頭也恭字下小人也金刀劉字也至是而其言果驗俄而楊佺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顥自竹里馳還京師遣升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與元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眾馳赴京師軍於新亭佺期與元見之失色回軍蔡洲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二十五里朝廷未知西軍虛實見仲堪等擁眾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桓脩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誅

而解也脩知其情矣殷桓之下

補註殷桓從上流而來故曰下

專恃王恭恭既破

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元及佺期二人必內喜元能制仲堪

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元爲江州刺史召郗恢爲

尙書以佺期代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爲

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

左衛文武左衛將軍府之僚屬及部曲也

又令劉牢之

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敦仲

堪回軍張驥子超收合三千餘家據南皮自號烏桓王抄掠諸

郡

張驥烏桓種也奉燕見一百五卷孝武帝太元九年歸魏見上卷元年

魏王珪命庾岳討之楊

軌屯麻川收集夷夏眾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

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爲

羌酋梁飢所敗西輯僂海

關明曰金城臨羌縣西有卑和羌海陽道元曰古西零之地也○僂音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

晉紀三十

十四

五

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

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渾古有梁姓梁飢

無經遠大略可一戰擒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元明執太守郭

倖而代之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疆

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

也洪池嶺名在涼州姑臧之南惠涼州有洪池府嶺南五郡庶幾可取也嶺南謂洪池嶺南也五郡謂廣武西

平樂都澆河首河也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

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

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係據山河

不可得制西平據河之要有大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

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唐鄯州有龍支縣劉响曰龍支鳥

漢允吾縣地此時當為西平界

鳥

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

澆河吐谷渾之地呂光聞以爲郡將唐之廓州卽其地也水滌注曰莫此

郡蓋置於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於澆河郡治威威縣卽後漢燒當羌之地前涼置澆河
郡後魏置石城郡隋帝因縣內化縣谷道化縣縣後開置廓州唐
天寶元年改爲威威縣管下有達化縣吐渾澆河城在縣西百二
十里杜佑曰澆河城 俘斬數萬以田元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
吐谷渾阿射所集

守田瑤遼河太守張禰澆河太守王雅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

落皆附於烏孤 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容兀

亦乞 亦乞 寇軍將軍翟暹帥騎二萬伐吐谷渾 冬十月癸酉燕羣臣

復上尊號丙子長樂王盛始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

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初蘭汗之當國也盛從燕主寶出亡蘭

妃奉事丁后愈謹及汗誅盛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后以妃有保

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爲后 大赦 殷仲堪得詔書大怒

桓元楊佺期進軍元等喜于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

餘口謂蔡洲之軍所餘家口雷在江陵者

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

歸元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元等爲援元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於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桓脩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脩專爲身計疑誤朝廷詔免脩官初桓元在荊州所爲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驛地推元爲盟主元愈自矜倨揚佺期爲人驕悍元每以寒士裁

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元終爲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元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元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爲長史以爲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元以楷爲武昌太守初郗恢爲朝廷拒西軍元未得江州欲奪恢雍州以恢爲廣州恢聞之懼詢於眾眾皆曰楊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元來恐難與爲敵旣而聞佺期代己乃與閻邈羨謀阻兵拒之時閻邈羨爲南陽太守雍之部屬也佺期間之聲言元來入沔以佺期爲前驅恢眾信之望風皆潰恢請降佺期入府斬閻邈羨放恢還都至楊口殷仲堪陰使人殺之及其四子託言羣蠻所殺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熊戰於度周川度周川在臨洮塞外龍澗之西視熊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爲質

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 涼建武將軍李鸞以

輿城降於西平王烏孤

輿城在允吾縣西南龍支堡之東

十一月以琅邪王德

文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元顯爲中領軍領軍將軍

王雅爲尙書左僕射 辛亥魏王珪命尙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

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暹

崇考天象吏部尙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淵羌之孫也 楊

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

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說文曰帽小兒髮夷蒙頭衣晉書與

服志曰帽魯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纓也古者冠無幘冠下

有幘以幘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復裁纓爲幘自乘輿宴居下至

庶人無幘者皆服之江左時野人已著幘人追尊遠祖毛以下二

十七人皆爲皇帝

魏謐毛爲成皇帝五世至惟寅南遷大澤方千餘里詔宣皇帝七世至邽始南出居匈奴故地

諸獻皇帝獻帝之子
日詰汾遂聖武皇帝
證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

翼健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力微曰神元皇帝子沙湊汗曰文

皇帝沙湊汗之子弗致曰思皇帝弗致卒力微之子祿官立昭皇帝分國爲三部齊桓齊盧沙湊汗之二子與祿官分統三部

齊桓西遷服屬諸國日桓皇帝齊桓自祿官之卒合三部爲一

又助晉國以益費日桓皇帝齊桓死祿官之子德作繼之平文

皇帝齊桓死齊桓之子賀得立日惠皇帝賀得卒弟統那立魏之

禮場皇帝屬機者齊作之子國人逐統那而立之日烈皇帝魏之

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宗廟在東蓋亦左祖之義季夏帥眾卻霜於陰山孟秋

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

親行杜佑曰禮道武天賜二年祀天於西郊爲方壇東爲二陛土

積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西南西面

官自黑門入列于青門內近北建西面禮儀令掌牲陳於殿前女

巫執鼓立于壇東西面帝七族子弟七子執酒在西南西面北上

女巫升壇振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禮訖乃殺牲七執酒七

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退自是歲一祭

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

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

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野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故能都之北廣漠之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托以土德王服色尚黃數用五祖以未臘以辰犧牲用白五

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人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

僕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

魏都平城以平城爲代郡依漢建國之名也漢平城縣本屬雁門郡而代

郡治桑乾後漢徙高柳晉徙平舒魏收地形志之上谷郡晉之代郡也唐爲蔚州之地魏之代都唐爲雲州雲中縣之地西及

善無南極陰館

善無縣漢屬雁門郡後漢屬定襄郡元魏天平二年置善無郡班志陰館縣屬雁門郡本樓煩郡景

帝後三年置陰館郡有累頭山治水所出五代史志代州雁門縣有累頭山則漢之陰館縣已併入雁門縣矣北魏參合

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置以監之己亥燕幽州刺史

慕容豪尙書左僕射張淵昌黎尹張順坐謀反誅初錢塘杜子

恭有妖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

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術怪異往往如此
垠人孫泰往學其術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
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
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爲名收合兵眾聚貨鉅億三吳之人多從
之識者皆憂其爲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
謝翰發其謀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
恩逃入海愚民猶以泰蠅蛻不死蛻音脫又音退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
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讐西平王禕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是歲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爲仇池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二

起隆安三年
盡隆安四年

安皇帝丙

紀隆安三年

魏拓跋珪天興二年燕慕容盛長樂元年秦姚興宏始元年南燕慕容德二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十二

年涼呂纂咸寧元年南凉秃髮烏孤太初三年北凉段業天璽元年

春正月辛酉大赦 戊辰燕昌

黎尹囑忠謀反誅事連尚書令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刃遣中衛將軍衛雙就誅忠弟幽州刺史志於凡城以衛將軍平原公元為司徒尚書令 庚午魏主珪北巡分命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

軍從東道出長川

長川在鞏東鎮西北大漠之東垂也下所謂西道中道蓋經漢分爲三路

鎮北將軍

高涼王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珪自將大軍從中道出駁鞏

水以襲高車

壬午燕右將軍張真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癸

未燕大赦改元長樂燕主盛每十日一自決獄不加拷掠多得其

情

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

安夷縣漢

屬金城郡晉分屬西平郡

廣武公儻鎮西平

西平治樂都縣唐鄯州之湟水縣也

叔父素渥鎮

湟河若雷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

嶺南卽洪池嶺之南

洛回鎮廉川從叔

吐若雷鎮浩瓌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

宜烏孤從容謂羣臣曰隴右河西區區數郡之地耳遭亂分裂至

十餘國羣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呂光假息偷據姑臧吾藉

父兄之遺烈思欲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二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

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
義呂光衰蹇嗣子微弱纂宏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賈廉川
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
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
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
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
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 林邑王范達陷日南九真
遂寇交趾太守杜瑗擊破之 庚戌魏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
勃海斬之張超據南皮見上卷上年 段業卽涼王位改元天璽是爲北涼以沮渠
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魏主珪大獵於牛川之南以
高車人爲圍周七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抵平城又使高車之眾

梁鹿苑廣數十里三月己未珪遷平城甲子珪分尙書三十六曹
及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吏部尙書崔宏通
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珪問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
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
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
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於是置五經羣書博士及國子太
學生員合三千人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三千依南燕王德德
以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
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
過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盟魯陽王和守滑臺自
帥眾討廣斬之燕主寶之至黎陽也

事見上
卷上年

魯陽王和長史李辯

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

事亦見上卷上年

欲因德出

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舜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尙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尙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鎮俘獲千餘人陳頴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衛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

項羽都彭

城故

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尙書潘聰曰滑臺

云然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

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督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後負國恩勒兵僭據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

竺朗之俗

姓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隨三策潘尚書之議與邦之言也

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爲魯

虛危爲齊

晉天文志奎婁胃魯徐州虛危齊青州

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

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喪庚戌

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
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逕助者京兆人也少事佛嗣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秦皇始元年
移卜泰山隱於金輿谷之崑崙山因謂之朗公谷與隱士張忠爲
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常穴居而朗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
不同竝以靜外致稱張忠者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
寡欲清虛服氣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
虛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
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 丙
子魏主珪遣建義將軍庾真越騎校尉奚斤擊庫狄宥連侯莫陳
三部皆破之追奔至大嶽谷置戍而還 己卯追尊帝所生母陳

夫人爲德皇太后 夏四月鮮卑疊掘河內帥戶五千降於西秦
王乾歸乾歸以河內爲壘掘都統以宗女妻之

疊掘亦鮮卑種也河內其名

甲午燕大赦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知朝望

去之乃諷朝廷解道子司徒揚州刺史乙未以元顯爲揚州刺史

道子醒而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

爲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燕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

高和等坐謀反誅 涼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北涼

河西四郡張掖在北

故曰北涼王業求救於武威王禿髮烏孤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

鹿孤及楊軌救之業將戰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疆

禿髮本鮮

卑種故稱烏孤爲鮮卑有窺籬之志紹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今不戰

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從之衆兵不戰紹纂引兵歸

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儼檀入錄
府國事 會稽世子元顯自以少年不欲頓居重任戊子以琅邪
王德文爲司徒 魏前河間太守盧溥帥其部曲數千家就食漁
陽遂據有數郡秋七月己未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 辛酉

燕主盛下詔曰法例律公族有罪得以金帛贖

魏國時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

著法難以爲王者之政莫急盜賊盜賊須禁捕故著網捕二篇其
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險利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
其加減故所著六篇皆罪名之制也漢蕭何條盜事律與廢戶三
篇合爲九篇魏陳羣等采漢律制新律十八篇集罪例爲刑名冠
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分以爲
劫略律賊律有欺誑詐僞踪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丙有詐
自復免事類眾多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
亡印金布律有殘傷亡失縣官財物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劫傳
覆廢律有告反違受科有登聞道辭分爲告劫律囚律有繫囚鞠
獄斷獄之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獄立別爲篇分爲繫
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
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分爲賂賕律盜律有劫辱強賊

與律有違輿衛役具律有出賣科有擅作修舍事分爲輿擅律與律有乏徭稽留賦律有儲峙不辦厥律有乏軍乏興及舊典有奉法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不立復以爲法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廢置乘傳副車食廚後漢但設騎置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廢律取其可用合科者爲郵驛合告劾律上言變事合以驚事告急與輿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賦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贓賦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若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以贓論其不見不知者不坐科條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定以爲免坐律晉祕賈充定法就漢九章增十一篇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四律爲告劾累訊斷獄分盜律爲請昧作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禁違制換周官爲請侯律合二十篇孔穎達曰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金相敵後及後魏頃頃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正今律乃復依古賦銅

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

都卒

南川地名
宣置也

秦齊公樂鎮東將軍楊佛嵩寇洛陽河南太守

隴西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常山王

遼魏主珪以散騎侍郎西河張濟爲遵從事中郎以報之佗期問

於濟曰魏之伐中山戎士幾何濟曰四十餘萬

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

佗期曰以魏之疆小羌不足滅也且晉之與魏本爲一家

謂齊盧救劉琨

時今旣結好義無所隱此閒兵弱糧寡洛陽之救恃魏而已若其

係至必有厚報若其不守與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濟還報

八月珪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往救之 燕遼西太守李副在郡

十年威行境內恐燕主盛疑之累徵不赴以其家在龍城未敢顯

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魏遣使馳詣龍城廣張寇勢盛曰此必詐

也召使者詰問果無事實盛盡滅朗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旱討

之初魏奮武將軍張袞以才謀爲魏主珪所信重委以腹心珪

問中州士人於袞袞薦盧溥及崔暹珪皆用之珪陷中山久未下

軍食乏問計於羣臣逞爲御史中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鴉食椹而改晉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椹當租然以逞爲侮慢心衝之秦人寇襄陽雍州刺史郗恢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曰賢兄虎步中原珪以恢無君臣之禮命衮及逞爲復書必貶其主衮逞謂帝爲貴主珪怒曰命汝貶之而謂之貴主何如賢兄也逞之降魏也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畱冀州逞獨與幼子隨詣平城所畱妻子逞奔南燕珪并以是責逞賜逞死盧溥受燕爵命侵掠魏郡縣殺魏幽州刺史封沓干珪謂衮所舉皆非其人黜衮爲尚書令史衮乃闕門不通人事惟手校經籍歲餘而終衮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珪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常從征伐參大謀決策幃幄珪甚器之歷官幽州刺史

袁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又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其薦造也初未嘗與之相識聞風稱美故士類高之及廢不以罪聞者歎惋燕主寶之敗也中書令民部尙書封懿降於魏珪以懿爲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

魏官有三都大官都坐大官外都大官內都大官

珪問懿以燕氏禍

事懿應對疏慢亦坐廢於家

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笑

曰幾令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卒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諡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

孤大赦徙治西平

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閻渾欲下之

晉氏南渡僑立幽冀青并于江北孝武太元之季復取齊地乃徙幽冀二州于齊故渾雖鎮廣因而氣幽州

渾不從德

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克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灑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攻

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

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

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

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

誕戍薄姑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

薄姑蓋人姓名遇亂聚眾保固此地因以爲名齊人率謂

保聚之地爲國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柳泉辰國後漢晉省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

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

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爲渾

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

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爲不幸耳

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燕李阜行至建安燕主盛急召之羣臣莫

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李朗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畱其子養守令支自迎魏師於北平壬子旱襲令支克之遣廣威將軍孟廣平追及朗於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所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畔逆必忌官威一則糾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窟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召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秦主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下詔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大赦改元宏始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甲午燕中衛將軍衛雙有罪賜死李旱還聞雙死懼棄軍而亡至板陁復還歸罪燕主盛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勅曰旱爲將而棄軍罪在不赦然昔先

帝蒙塵骨肉離心公卿失節惟早以宦者忠勤不懈始終如一故
吾念其功而赦之耳 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
陽獲恭靖恭靖見秦王興不拜興謂恭靖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
事可乎恭靖厲色曰吾甯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囚之恭靖逃
歸自淮漢以北諸城多請降送任於秦 魏主珪以穆崇爲豫州

刺史鎮野王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

奴爲客者

奴戶者有罪沒爲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
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籍以爲客戶是謂免奴爲

客

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窮然苦之孫恩以民心騷

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義之之
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
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

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疑之出走

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疑之妻謝道韞初聞寇至舉措自若及聞

夫及諸子已被害乃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

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崇汝南王祐之曾孫自其祖父以來嗣新蔡國封義興太

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鍼音鉗又音針吳郡陸瓌吳興邱厖厖音

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

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

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

郎孔道等皆爲恩黨所殺邈冲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

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

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

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肖食者軻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
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
於井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謝道蘊者弈之女也聰
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蘊稱吉甫作頌穆如清
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
下安曰何所似也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蘊曰未若柳絮
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
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茲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
意天壤之閒乃有王郎又嘗譏弟元學殖不進曰爲庶務經心爲
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辭理將屈道蘊遣婢白
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

屈既而道蘊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桺聞其名請與談
議道蘊素知桺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禱坐於帳中桺束修整帶
造於別榻道蘊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
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寶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
道蘊亦云親從彫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聞人曾府初同郡張
元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元每稱之以敵道蘊有濟尼者遊於二
家或問之濟尼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
玉映自是閨房之秀。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
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
雍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_入
會稽臨海永嘉東陽_郡緞內諸縣盜賊處處蠡起恩黨亦有潛伏在
新安吳興義興也

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查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 十二月甲午燕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三千降魏爲後高歡篡魏張本 丙午燕主盛封弟淵爲章

武公段爲博陵公子定爲遼西公 丁未燕太后段氏卒諡曰惠

德皇后 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邱厓破之與劉牢

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屯烏程烏程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魏晉以來屬吳興郡

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至時有神光照室甘露降於墓樹旣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其走

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
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
前上有五色龍章眾僧見而怪之裕每行止時見二小龍爲之附
翼漁樵山澤同侶或亦睹焉嘗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而傷
之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搗藥
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裕曰汝王何不殺之
荅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因叱之皆散收其藥而歸後遇金創傅之
卽愈寄奴裕小字也裕爲人無學術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撈
捕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
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
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眾劉敬

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其歎息因進擊賊
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劉裕事始此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
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
東不失作句踐也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
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
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
吳興太守邱旻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既
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
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
州文武戍海浦五郡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也今自龍山而以東至蘭風石堰鳴鶴松浦鹽浦定海皆海浦也以
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

東第門可羅雀矣元顯無良師友所親信者率皆佞諛之人或以

爲一時英傑或以爲風流名士由是元顯日益驕侈諷禮官立議

以己德隆望重既錄百揆百揆皆應盡敬

舜納于百揆禹宅百揆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

維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皆以百揆爲官名孔安國曰揆度也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是言以百揆名官之義也晉人多以百揆於是公卿以下見元顯皆拜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

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殷仲堪恐桓元

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欲攻元仲堪每抑止之元恐

終爲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

乃加元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元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

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

守楊孜敬先爲江夏相元以兵襲而劫之以爲諮議參軍佺期勒

兵建牙聲云拔洛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

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適屯於北境

南渡後雍州治襄陽在江陵之北

以

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

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

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

廩以賑饑民桓元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

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其罪之

補註晉復洛陽以屬雍州佺期爲刺史而

不能守洛陽故云然蓋以

晉初五陵皆在洛陽故也

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

與無貳可收揚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

元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元詐稱朝廷

遣銓爲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眾使督諸軍竝進密報兄儵令爲

內應偉惶遽不知所爲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元書

辭甚苦至元曰仲堪爲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

必無憂也仲堪遽殷適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流縣北湘水

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注云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元遣郭銓苻宏擊之通等敗走元

頰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爲元所敗江

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糜軍士胡麻今謂之芝麻粒小於粟而黑可以爲油九於九擊以爲飯

食之使人不飢元乘勝至零口零口卽零漢入江之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

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其守襄陽仲

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

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

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其擊元元畏其銳退軍

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其擊元元畏其銳退軍

馬頭

江陵縣南有江津
或成南對馬頭岸

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獲之會元軍

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鄆城元遣將軍馮該追佺期

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尙保孜敬逃入蠻

中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

冠軍縣即霍去
病所封之邑屬

南陽郡其他在唐
鄂州臨澧縣南界

該追獲之還至柞溪

水經註柞溪水出江陵縣
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

積以成川東流逕驛路水上有大
橋仲堪益處也又東注船官湖

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能

濟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其談理與韓

康伯齊名性至孝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執藥揮淚遂眇一目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勢若牛鬪孝武帝

素聞之而不知其人嘗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

起曰臣進退維谷帝深愧其失問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

財賄而畜於周急好爲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爲診脈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在荊州辟晉陵顧愷之爲參軍愷之博學有才而尤工於圖畫謝安以爲白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初愷之在桓溫府溫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其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殷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元至荆

州人士無不詣元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戾遇我，以國士爲弟，所制不得隨之。其珍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元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尙何謝爲？」元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元乃殺企生而赦其弟。元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卽日焚裘。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宏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宏管朝政。汝蒸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宏曰：「永業才非撥亂。」

呂紹字永業

直以立嫡有常

狼居元首今外有潁志人心未甯汝兄弟雖睦則祚流萬世若內
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宏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竊
暴深爲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年六十三紹祕不發喪纂
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
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
曰纂爲將積年威震海內臨喪不良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
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
以甯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
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自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
也宏密遣尙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閹弱未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
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

門宏帥東苑之眾斧洪範門

王隱晉書曰涼州城東西三里南北七里本匈奴所築及張氏之世又增

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命曰講武場北城命曰元武園皆植園果有宮殿廣夏門洪範門皆中城門也

左衛將軍齊

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

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劔直前斫纂中額

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

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眾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

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宏兵彊以位讓

宏宏曰宏以紹弟也而承大統眾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

之慚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宏之本志乎纂乃使宏出告眾曰

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

王位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

大赦改元咸甯諡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諡

紹曰隱王以宏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
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
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
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
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
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是歲燕主盛以河間公熙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左僕射領中
領軍劉衛辰子文陳降魏魏主珪妻以宗女拜上將軍賜姓宿
氏

庚隆安四年

魏拓跋珪天興二年燕慕容盛長樂二年秦姚興宏
於二年南燕慕容德建平元年涼呂纂咸甯二年南

涼元興利鹿孤建和元年北涼段業天璽

二年西涼李暠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春正月壬子朔燕主盛

大赦自貶號爲庶人天王 魏材官將軍和突襲盧溥於遼西戊午克之擒溥及其子煥送平城車裂之燕主盛遣廣威將軍孟廣平救溥不及斬魏遼西守宰而還 乙亥大赦 西秦王乾歸所

居金城南景門無故自崩甚惡之遂遷都苑川

乞伏氏本居苑川乾歸遷於金城今

復都苑川

武威王和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二月己丑有星孛於奎

婁進至紫微

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丙申燕王盛自將兵三萬

襲之以驃騎大將軍熙爲前鋒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

徙五千餘戶而還熙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有世祖之風但宏

略不如耳 初魏主珪納劉頭眷之女龍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

山獲燕主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下之劉氏

所鑄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爲皇后 彗星見於太

徵桓元既克荊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元爲都督荆司雍秦

梁益甯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中護軍桓脩爲江州刺史元上

疏固求江州於是進元督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

史元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爲淮南太

守漢晉之世淮南郡本治壽春成帝時祖約爲亂初寇又逼民南渡者轉多乃割丹陽之于湖脩立淮南郡今元使振守之則直

通京涼王纂以大司馬宏功高地逼急之宏亦自疑遂以東苑師矣

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宏眾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

以東苑婦女賞軍宏之妻女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

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

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宏自取夷滅亦由陛下

無常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戮

自宏起百姓何罪且宏妻陛下之弟婦宏女陛下之姪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獻歔流涕冀改容謝之召宏妻子實於東宮厚撫之宏將奔武威王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陛下甚寬汝何爲至此乃執宏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爲后以后父桓爲尙書左僕射涼都尹 辛卯燕襲平令段登等謀反誅 涼王纂將伐武威王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伐也不從夏四月纂帥眾渡浩亶河利鹿孤使其弟儁檀拒之纂士馬精銳進渡三堆三堆在浩亶河南三軍擾懼儁檀下馬據胡牀而坐以安眾心徐乃貫甲與纂交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 初隴西李嵩有令名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天文及長兼

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郭騰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廡起謂
繇曰君當位極人臣如李君者終當有國王之分家有驪馬生
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爲沙州刺史以嵩爲效穀令

效穀縣自漢以來屬

敦煌郡師古曰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障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後開併入敦煌縣

宋繇事北涼王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
治中敦煌索仙等以嵩溫殺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嵩初難之會
宋繇自張掖告歸謂嵩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騰之言
邪白額駒今已生矣嵩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嵩爲敦煌
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嵩不可使處敦煌業遂以
嗣代嵩爲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嵩迎已
謂移書於嵩
使迎已也 嵩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

關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擒也景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宦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昭以甘言繇還謂景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景乃遣繇繇與其二子散讓逆擊嗣嗣敗走還張掖耨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友爲所構故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焉進爵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領西將軍吐谷渾視熊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提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瓚慕利延烏紇提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夏月地震燕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爲段登辭所述及五月壬子逃奔遼

西 丙寅衛將軍東亭獻侯王珣卒珣字元琳弱冠爲桓溫掾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溫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溫於庭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岩仆而珣不動名價於是大重軍中機務竝委之溫府文武數萬人珣悉識其而珣與弟岷皆謝氏壻後以猜嫌致隙兄弟皆離婚由是王謝二族遂成仇讐故謝安爲相時凡拜官珣皆不受安薨珣乃爲侍中深爲孝武所倚仗時孝武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竝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孝武珣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孝武崩哀冊諡議皆珣所草初珣旣與謝安有隙絕不相往來及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是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

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 己巳魏主珪東如涿鹿西如馬邑觀

灑源 戊寅燕段璣復還歸罪燕王盛赦之賜號曰思悔侯使尙

公主入直殿內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武備諸

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村

墜之眾百萬尙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

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

浹口今在明州定海縣虎蹲山
外杜佑曰浹口在明州鄞縣東

北七

人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

晉書曰邢浦去山
陰北三十五里

琰遣參軍劉宣

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棄勝徑進己卯至

會稽琰尙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

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植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

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甯

朔將軍高雅之拒之先是謝邈爲吳興太守邈舅子馮嗣之及北方學士仇元達俱往投邈邈禮待不周二人忿愠遂與孫恩通謀殺邈邈從子方明亦在郡雖體羸力弱而勇決過人遂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擒而手刃之於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喪葬盡其力用至是恩旣破會稽方明甚急方明載母妹奔逃流離險阨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萬伐西秦入自南安峽南安峽在唐秦州隴城縣界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於隴西楊軌田元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以琅邪王師何澄爲尙書左僕射晉諸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澄準之子也何準見一百卷甲子燕大赦涼王纂將襲北涼

姜紀諫曰盛夏農事方殷且宜息兵今遠出嶺西

自姑臧西北出張掖其間有大

嶺

禿髮氏乘虛襲京師將若之何不從進圍張掖西掠建康禿髮

儻檀聞之將萬騎襲姑臧襲弟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儻置

酒朱明門上鳴鐘鼓饗將士曜兵於青陽門掠八千餘戶而去籛

聞之引兵還 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太后微時相者謂

當大貴而有虎厄後果生孝武登尊位深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

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虎觀之因戲以手打虎遂患手腫痛而

崩 丁卯大赦 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屯守要塞秦軍

樵採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

建以來屢推勁敵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

甚盛山川險阻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怠而擊之存亡之

機在斯一舉諸君努力若梟剪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使

慕容元帥中軍二萬屯柏楊

水經注伯陽水出伯陽谷在葦亭東又東有伯陽城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

西人北遷所由故川原峽谷往往屬其名後又訛爲柏楊五代志天水郡秦嶺縣後魏置伯陽縣隋開皇中更名秦嶺唐許秦嶺入

清水

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

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爲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

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眾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

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叨竊名器已

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

邁理難俱透卿等爾此各以其眾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羣下

咸曰晉古公杖策幽人懷歸元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

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敢心離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

寄食於人以終餘年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
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與數百騎奔允吾
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儁檀迎之實於晉興待
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
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爲國患不如
徙置乙弗之間乙弗亦鮮卑種居西海北史曰吐谷渾北有乙弗
勿敵國有非海海周千餘里極有積落風俗
與吐谷渾同北史又曰乙弗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
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旣退南羌
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
暢暢馳書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捫天
嶺在
允吾東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

爲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爲追騎所
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
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利鹿孤謂
俱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畔卿爲我行也俱延帥兵追之至河不
及而還 丁亥尙書右僕射王雅卒 壬寅葬文太后於脩平陵

九月癸丑地震

涼呂方降於秦廣武民三千餘戶奔武威王

利鹿孤

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

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眾擊恩恩走入海牢

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成句章

句章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今鄞縣以東定海昌國皆其地也吳國

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以備恩山松喬之孫也

滬瀆今在平江府吳縣東陸龜蒙敘

矢魚之具云列竹於海陸曰鰓是積以此得名吳郡記松江東海
商名曰滬瀆輿地志曰尾業者滬海捕魚之名插竹列於海中以

繩編之向岸張兩翼謂上即沒期搭即出魚隨海潮發竹不得去

名曰冠覆是成大吳郡志曰列竹於海澨曰冠吳之冠覆是也自

運道派松江至吳郡將

司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裕常披堅

執銳爲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於時東伐諸帥

御軍無律士卒暴掠甚爲百姓所苦唯裕法令明整所至莫不感

悅 會稽世子元顯求領徐州詔以元顯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領徐州

刺史封其子彥遠爲東海王 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覓而大

悅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

此河南謂金城河之南

久之乞

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

武公偁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秦王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餘人來歸

劉嵩等蕃因洛陽陷而沒於秦

北涼

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

六郡謂敦煌酒泉晉昌涼興建康祁連也

推李嵩爲冠軍

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鎮敦煌太守尉叡其境內改元庚子

北涼之地

至此又分爲西涼

以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

遜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

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

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

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

沙頭縣本屬酒泉郡惠帝分屬晉昌縣

虜其妻子部落

而還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於天津

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日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

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獨考天津本紀作天市

會稽世子元顯以星變解錄尙書事復加

尙書令吏部尙書車胤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

顯聞而未察以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弗荅固問

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我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車
盾閒我父子密遣人責之盾懼自殺盾少好學家貧不常得油夏
月則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而讀之以夜繼日嘗讀書於鼓樓山
得百金於晉井中求其主而不得乃集貧民百餘人於石室分與
之人因名其地爲分金洞及死於非命朝廷傷之 壬辰燕王盛
立燕臺統諸部雜夷 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自覽占書
多云改王易政乃下詔風勵羣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
干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珪置
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薪蒸西山平城西山也
毛見日粗日薪細
日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不驗而珪猶信之訪求不已珪常
以燕主坐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移遂至敗亡深非之博士公

孫表希旨上韓非書勸珪以法制御下左將軍李粟性簡慢常對珪舒放不肅咳唾任情珪積其宿過遂誅之羣下震栗 丁酉燕王盛尊獻莊后丁氏爲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爲皇太子大赦 是歲南燕王德卽皇帝位於廣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諡燕主暉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立妃段氏爲皇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安帝隆安四年

百三十一

三

思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終